

三亚“候鸟”老人报告(中) ◆ 周凤婷

根据《三亚年鉴》记载,东北人与三亚市的渊源早在1949年就开始了。当时,由60万东北人组成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是解放海南岛的主力,他们成了第一批感受暖冬的东北人。1988年海南建省前后,大量的东北人南下海南,不少人现在也成了老年人。

2002年李淑范刚来时,港门村只有几栋高楼,站在现在的家,三亚河一览无余。那时还没有太多公寓楼,可选择的大多是三四层高的老房子。李淑范在港门村花12万买了一套70平方米有产权的房子,也是最早在三亚买房的一批外地人。2011年她和老伴于长青结合后,把老伴儿也从哈尔滨带来了。

刚搬进港门村的房子的时候,周围没有几户外地人。李淑范是典型的东北人,热情、外向,喜欢掺和事儿,她不但顺利融入当地社区,还给整片社区带去很多东北人的审美和情趣。

“我来的时候,当地的老太太都穿带大襟的衣服,系扣的,梳两个小辫子,头发盘起来,或者耷拉下来,那简直返古。我动员她们,剪了吧,梳我这样的,方便。”李淑范回忆说。她短发,打理成老知识分子的烫头小卷。结果有个老太太真剪了,还带着一趟街三四个老太太剪。剪发动员成功后,李淑范又给她们“推销”花裤子、花衣服,甚至自己从哈尔滨给带过来,送给她们。“没多少钱,就是想让她们接触点新鲜事物。”

李淑范退休前是医生,她每年到三亚都自带各种常用药,邻居小病小痛,一来二去都知道有个李阿婆能治。小孩磕磕碰碰的,都找她帮忙。时间久了,不分本地、外来,这一条街上,大家像亲人一样。2014年,李淑范被三亚市吉阳区评为先进工作者,她是唯一入选的外地人。

黄毅民也在那时享受着“南北

融合”“老有所用”的乐趣。1962年高中毕业,她是哈尔滨第一批高级教师。当了半辈子小学教师,黄毅民保留着对孩子独有的热情和爱意。记者到她家的那天晚上,有三个男孩在她家写作业,分别是小学四年级、初三和高一。墙上贴着黄毅民给他们制定的学期目标。“我不管家长不同意,我规定必须得上大学。”

而李淑范则在融入海南的生活以后,推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走模特步、跳广场舞。

那时候三亚的大小广场都是清静的。港门村附近有个白鹭公园,因为人少,曾经以“白鹭栖息的天堂”闻名。李淑范算是白鹭公园最早的开拓者。李淑范身材匀称,平时喜欢走模特步,她当年组建的“候鸟老年人模特队”,是三亚各种模特比赛的一道风景。她还做导演,义务为社区组织一场80多人参加的晚会,秧歌腰鼓、四川变脸、小合唱、模特队。早年的三亚,这些都是新鲜事儿。她在港门村以活跃被人熟知,而港门村因为为她,在三亚中老年文艺比赛中屡获嘉奖。

之后,陆续而来的“候鸟老人”都自发组建起了各种文艺团队。这些文艺队伍,活跃了三亚及社区的文化生活。

如今,白鹭公园已经是和海月广场并驾齐驱的“候鸟老人室外活动中心”。

白鹭公园可能是史上利用率最高的公园。白鹭公园每天免费接待上万人次的人流,以“候鸟老人”为主。每天早晨6点到7点是太极拳,7点秧歌和健身操,9点之后交谊舞,午间休息;下午4点半到5点又是好

几拨广场舞、扭秧歌和唱歌。下午和上午一样,都以交谊舞结束。早几年,大家还会因为谁先占领地盘放音乐互相干扰有争执,但时间一长,他们琢磨出新的秩序,且被固定下来,彼此相安无事。

群租群居的生活

据2014年6月哈尔滨市政协调研数据,每年仅哈尔滨外出异地养老的老年人已占全市老年人口的10%以上。2015年哈尔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73万,而在异地养老的冰城老人中,绝大部分的目的是海南三亚。

据三亚市民政局统计,三亚市户籍人口约60万,其中60岁以上本地户籍的老人仅6.04万人,不到三亚“候鸟老人”的六分之一——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候鸟老人”数量已超过38万人。他们主要来自东北三省、西北地区和长三角一带,主要分布在三亚主城区和周边城郊结合部地区,其中四分之三是东北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为最多。

大约2009年之后,来三亚过冬的“候鸟老人”数量开始急剧上升,人多了,房价水涨船高。2010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据报道,“国际旅游岛”获批后的5天内,整个海南省商品房销售量达到了惊人的171.12亿元。这个数字,是2008年海南全年的商品房销售总量之和。

与李淑范夫妇、黄毅民这些早期“候鸟”购房置业不同,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退休的老人,已经无力承担三亚市飙升的房价。2010年之后的“候鸟”们,大多选择租房。

在2012年,王颖曾代表哈尔滨市老龄委赴三亚了解“候鸟老人”的基本情况。她调研后发现,这些老人中的大部分是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工资最低的一大批企业退休人员,每月退休金只有1000~2000元。

李保生今年59岁,曾是水泥公司研究硅酸盐的工程师,48岁那年离职。现在,她是一个职业游泳教练。2013年她到三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沿着三亚湾海岸游了整整一个小时,考察沙滩和海底的情况。

李保生在三亚办了游泳俱乐部。每年10月,她都会固定到三亚来招收学员,每天下午3点固定开班,学员从不满4岁的孩子到77岁的老太,她都直接带到海里教学。

李保生一直有一个心愿,能建立起一支有海上救援力量的专业队伍,让她的俱乐部有益一方,为此,她首先要到三亚为俱乐部找一个定居点。但居高不下的房价让她为难。2015年下半年,三亚房价的成交均价超过了每平方米1.8万元。李保生看过不少房子,她指着广场不远处的一栋高楼说,“10层42平米,要120万。”那是她无力承担的价格。

李保生在三亚的生活,是围绕海月广场附近的三亚湾这片海域进行的。李保生就住在海月广场对面,高楼背后外贸2巷的自建的民房里。外贸路离海月广场只有一条马路之隔,隐匿在三亚湾路一字排开的气派的旅馆背后。但华丽是表象,得往七拐八弯往巷子里走,才能见到“候鸟老人”们真正的生活样子。

一个十多平米的单间,洗手间和厨房共用,水电加起来一个月600多元。房子一共有三层,除了房东一

家,分租给五六个房客。她的“邻居们”不常在家,一楼隔壁房间的房客夜里十一二点回来,睡到早上十一二点就走,住了三个多月,都没打过招呼。

两三年之前,就有网友戏称三亚市为“黑龙江省三亚市”,这些城中村则是最好的写照。李保生的房间不大,但锅碗俱全,平常她都自己买菜做饭。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区,房子周围,超市、饭馆,窄小的街道里还有自然形成的街头摊贩市场。两三步就有一间东北餐馆。找海南炒粉店比找北方面食店困难,杂货铺的老板、街头小贩、旅馆老板,开口打招呼都是浓浓的北方口音。走久了,会产生已在东北的幻觉。

房子供不应求。当地人开始想方设法盖高楼。这些建在巷子里的自建房,三四层至八九层不等,房子之间的最窄处不足几公分,几乎是紧挨着。它们中有不少是违章建筑。虽然从2007年到2014年,三亚市出台了一系列规定,严厉打击违章建筑,但收效寥寥。

2006年,李淑范家的前面突然竖起一栋楼,因距离太近,挡住了整栋楼的阳光。她前后跑了土地局、规划局等五个政府部门,才使得对方做出让步。

而现在,李淑范的房子早已被淹没在密密麻麻高六七层的自建房中,都是当地居民自发修建用以出租的。房子之间间距不足半米甚至紧挨在一起,它们被形象地称为“握手楼”“贴脸楼”。无规划的自发建造也堵塞了道路,给消防、急救造成隐患。而这,是三亚老城区几处“候鸟老人”聚居区的普遍状况。

金石铁笔仁者寿 ——高式熊传

潘真

8.印谱处著作

今天说起篆刻,人们都知道陈巨来——20世纪中国杰出的篆刻家,著名书画家、诗人,其篆刻被人誉为“300年来第一人”。而高式熊拜识的赵叔孺先生,正是陈巨来的老师。当时与赵叔孺同为篆刻大家的,还有王福庵、赵、王二位,在高式熊眼中,是“当代篆刻家中路子最正的人”。

王福庵也是高振霄的好友。他刻的印,典雅隽秀,给高式熊留下深刻印象。这位长辈,住在四明村3号,离高家很近,一个星期要碰头两三次。高式熊经常拿了写好的文稿、刻好的图章去王府,向福老请教。久远的记忆中,有一幕像电影画面:福老躺在藤榻上刻图章,双手是悬空的,一刀一刀却刻得很深。躺刻的典故,高式熊在某一王福庵刻章的边款上见过记载:那是一次触电事故的后遗症——福老再也不能坐着治印了!藤榻的旁边,备着白酒和花生酱,那花生酱不是盛在碟子里或碗里的,竟是盛在印花缸里的。“老酒吃吃、图章刻刻”,这种艺术生活的情趣深深熏陶了年轻的高式熊。“白相有多种白相法,我又要讲从前的人比现在的人得白相了!”

虽然没有正式拜过师,但福老对高式熊比师傅对徒弟还亲,像对自己子女一般,有时就让他在自己房间里学习。福老跑到高家关心高式熊学习,离开时坚决不让送行,“不要送!来去自由,你自己管自己!”但对于高式熊的作品,福老完全是讲实话,的确好的他会讲,缺点更是绝不放过,要求按修改意见改正,甚至重刻。曾经有一枚印章,刻了磨、磨了刻,改刻了四五次才过关。“那是真正的批评,他从来不哄人。”高式熊崇拜王福庵,用心向学,久而久之,他临福老的章几可乱真。

晚年的高式熊,回忆起赵叔孺、王福庵二位,依然感恩、难抑激动,“每次见面,每次都是学术讨论!谁有我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在两位大师的悉心指点下,高式熊从临摹秦汉、浙派到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黄牧



甫、吴昌硕、赵叔孺、王福庵和陈巨来等名家,博采众长,终于自成一格。

1945年冬天,25岁的高式熊把多年刻来的印编成一册《篆刻存谱》。这是他的印谱处女作。太老师龚心钊比作者本人还欣喜,展纸研磨,提笔以蝇头小楷作序,字迹工整而又挥洒自如:

周秦玺印传世者极少,自陈盖篆萃始多。至清末而出土甚夥,体格怪异,直难枚举。设使何、邓、丁、赵诸家得见之,则融会历朝,其魄力神味,当有更胜于吾辈。今日所见其诸作品,此时代所限也。

式熊世讲,英年锐学,所观摹者已多。偶运铁笔,神汇于古,其气息清峻,又非当世之规规于模拟者所可同日而语。在昔,二文继美衡山,式熊其不多让乎。余乐而为此记。

乙酉嘉平 合肥龚心钊是年七十六岁

这本印谱,在晚一辈的篆刻名家韩天衡先生眼里,“所作追秦摹汉,仪态雍容绰约,而一以清峻风神出之,在篆刻艺术的造诣上已初露锋芒,与当时名噪一时的篆刻大家赵叔孺、王福庵相比,尽管此二家各有独到的高艺绝技,而他的英年力作较之赵叔孺似自然过之,较之王福庵似劲挺过之,青胜于蓝,锐气逼人。”

1947年,高式熊跟着王福庵去杭州,第一次拜访西泠印社。他怀着景仰的心情,走近西泠印社。拾级而上,孤山顶上的四照阁茶室,露天摆开了好几桌,大家坐在那里喝茶、谈艺、吃饭……何等风雅的场所!

在脱离政界40多年后,作为存世不多的清遗民,高振霄又与政界有了联系。当然,脱离的是旧时代的政界,再联系上的是新中国的政界。故事是从一份请柬开始的:1952年的一天,王福庵先生转交了上海市委统战部的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高振霄先生”。里面装着请柬,特邀高老先生出席统战部出面举办的新春茶话会。高老先生此时已远离政界近半个世纪,加上年事已高,懒得再外出参加什么活动了。高式熊替父亲打电话去婉言谢绝。可电话那头说,最好老先生能来,家属可以陪着一道来,并且允诺有小车到家里接送,等老先生睡了午觉再出门……听听人家那么客气,考虑得那么周全,高老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只好由儿子陪着去了。

3.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宋璠在京任塾师,不仅仅是给龚自珍教学,他同时给浙江同乡的很多仕宦人家的弟子上课。用今日的话叫“勤工俭学”,因宋璠家境贫寒,对父母十分孝顺,而自己又是刻苦攻读诗书之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增加父母负担,他便给很多仕宦人家当塾师。有这思想活跃、自身也勤奋好学的青年才俊当老师,对龚自珍的成长幸莫大焉。这位塾师读书之勤苦到了何种程度呢?“其治经也,遍群书并进,天且而起,漏四下而寝……”自身读书勤苦至此,而又要用很多精力教学,难免要过度地透支其体力。因而,这位青年才俊年仅三十三岁就在贫病交加中辞世,不禁令人人为之垂泪。十多年后,龚自珍仍深深怀念这位恩师,饱含深情地写下《宋先生述》一文。

宋璠是如何教导少年龚自珍的呢?是不是也同样“总群书并进”呢?我想他的治学方式,无疑也会影响他的教学方式。龚自珍既然在文中如此记载,可以肯定这位先生也是采取了不拘一格的方式来辅导学生。他所采用的教材,不仅仅有官方“钦定”的四书、五经一类,还有诗词歌赋等。书法练习是少不了的,因为参加入仕的科考,阅卷考官对卷子上的书法也是有严格要求的。当时称其为馆阁体,是一种蝇头小楷,要求字体端正,一笔一画都中规中矩。看到老师自己在那里一丝不苟地练书法,顽皮的龚自珍却对书法练习不感兴趣,自个儿跑到窗户外,随意涂鸦。后来,龚自珍的书法在参加科考中,常常遭到考官的诟病。对此,龚自珍在《跋某帖后》中回忆道:嘉庆甲子,余年十三,严江宋先生璠于塾中日展此帖临之。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回忆幼时晴窗弄墨一种光景,何不乞之塾师,早早学此?一生无困厄下僚之叹矣,可胜负!

龚自珍把自己官场之不得志,归之于书法不工,悔恨当初未听塾师言,练出一笔让考官满意的字来。这当然有偏颇之处。只能说龚自珍的书法不太符合通常的考卷要求,是他在考场吃亏的因素之一。他的不得志,有更为复杂的自身和社会原因。龚自珍在官

场顿挫的详情,笔者将在后面章节细述。

在此文后,龚自珍还有一段话:壬辰八月望,贾人持此帖来,以制钱一千七百买之,大醉后题。翌日见之大哭。龚自珍偶然从商人手中购得几时老师教学用过过的字帖,不禁睹物生情。先是喝得酩酊大醉,醒来又泪雨滂沱。可见他内心是如何痛苦。这里既有对恩师的怀念,也有因自己仕途坎坷而生的悲怆。

从有限的史料看,宋璠对龚自珍的辅导,其方法是灵活多样的。不仅选取的经典教材不限于某一家,而且在出题命学生作文时,也体现出他理性与感性并举的兼容。他曾给十三岁的龚自珍出过《辩知觉》这样充满哲思的高难度的议论文题目,也出过《水仙花赋》这样的能够激发孩子诗情和想象力的题目。而且,宋先生较早地发现了龚自珍所具有的特殊的天赋才华。《辩知觉》一文,后收入《定庵文集补编》。宋璠先生非常欣赏学生的作文,评其文为“行间酸辣”。龚自珍文之风格,犀利尖刻,“所向披靡,于此始见端倪”。

就在这一年,宋璠先生还曾以《水仙花赋》为题让龚自珍作赋,龚自珍交上来的答卷,让宋先生又大吃一惊。前文以思辨见长,而此文则文采飞扬,声情并茂,摇曳多姿,寓意深刻,无法想象这又是十三岁少年的笔墨。有学人称,此赋出自十三岁少年之手,固然表现出龚自珍早慧之非凡才情。但行文还是显得幼稚繁复了一些。但此公有所不知,“繁复”和讲究铺排,正是赋这类文体的特点。要不然,那种酣畅淋漓的抒情意味则难以表达。

龚自珍那种大气磅礴的理性思辨能力和兼具哀艳杂雄奇的情感抒发艺术感觉,在他的少年中已初现端倪。这固然与龚自珍的天赋才华分不开,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这位青年才俊宋璠先生的辅导也居功至伟。

前面曾说到,宋璠担任塾师,同时还给浙江同乡的一些其他仕宦人家的子弟上课。从有关文献看,似乎浙江的子弟中,也有些集中在某个地方上课,要不然龚自珍怎会与少年同学袁桐结下深厚的友情呢?

剑魂箫韵 ——龚自珍传

陈歌耕

